

略论《阅微草堂笔记》话语方式的《庄子》遗风

韩希明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阅微草堂笔记》与《庄子》精神和气质上有颇多相通之处,除了多处直接引用以外,前者的话语方式大有后者遗风,主要表现为:叙事说理的“法天贵真”、“复归于朴”,以“自然为宗”;超越世俗,在俗常的道德之外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建立起属于作者自己的叙事伦理;“尚质黜华”,作品中漫溢着一种怡然、悠然气息;将凝聚着独特思想的语言深层结构通过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文字表达出来,体现作者的诗性智慧。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庄子》;话语方式;纪昀;儒学;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2-0092-05 **收稿日期:**2011-02-28

作者简介:韩希明(1958—),女,江苏武进人,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ZWD012);南京审计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课题(NSK2006/B01);2010年南京审计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清代纪昀一心向儒,但也不排斥老庄哲学,积极用世与逍遥自适相统一。这些体现在其晚年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俶诡奇譎无所不载,汪洋恣肆无所不言”^[1],“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2]。《笔记》除了多处直接引用《庄子》的典故以外,其话语方式也大有《庄子》遗风。所谓话语方式(manner of discourse),是“给语言变体分类。指一项语言活动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指他们采纳的正式行动层次(口语的、正式的,等等)”^[3]。《笔记》的“汪洋恣肆”表现为,作品所叙自由纵横,忽而天上,忽而地下,方论人间,又言天界与冥狱;在意义层面则体现出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风格。本文将从这一创作特色出发,讨论其对《庄子》言说风格的传承。

一、崇尚“法天贵真”、“依乎天理”, 主张“言隐于荣华”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4]①}中叙述安氏表兄叩问宋代史事,狐狸说:“迨道成以后,来往人间,视一切机械变诈,皆如戏剧;视一切得

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皆如泡影。”这番话与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颇有一致之处。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伦理思想,反对世俗的道德规范和善恶标准,提倡一种“无知无欲”的素朴的“至德”境界,主张保全自身乃至弃世脱俗,追求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这种思想是纪昀所认同的。他并不首肯隐士,在《滦阳消夏录二》中却赞同避居深山的鬼隐士:“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弈,则如生切利天矣。”《如是我闻》中还详细记叙歿而旅葬的鬼魂愿“耽鬼趣”而不愿转生的长篇道白,充分肯定在享受自然风光这一点上鬼远胜于人。他说“爱其风土,无复归思”,还说“本住林泉,耕田凿井,恬熙相安,原无所戚戚于中也”。

很显然,纪昀所看重的是未曾被“宿儒”和“讲学家”们曲意篡改、污染过的儒学真传。如《滦阳消夏录一》中描写那个“前世刻经半部”、“于今尚有余香”的士子受到礼遇,《滦阳消夏录

①本文所引《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文或例,均见于孙致中等校点的《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五》等篇中屡屡批评那些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儒者。正因如此,纪昀更看重那些生性淳朴未受过世俗污染的人们,《笔记》中有一组“质美而未学”的人物,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统儒学伦理道德的教育,属于不知规矩、自为方圆的一类。如《滦阳消夏录四》兄弟分家时让产的徐四;《滦阳续录一》中善待弟媳、多让家产的兄长;《如是我闻三》中虽凶暴无人理却因顾恤寡嫂而得以虎口逃生的男子;《滦阳消夏录三》中大灾之年为赡养公婆不得已而“公然与诸荡子游”的郭六;《如是我闻四》中赡养公公为其送终之后改嫁的儿媳妇;《滦阳续录五》为婆婆和丈夫能够生活下去而自愿卖身、闻丈夫死讯随即自尽的富家妾,等等^[5]。

庄子主张“法天贵真”、“复归于朴”,以“自然为宗”,认为人应效法天,做到“真”^{[6]14},要循乎天理,依乎自然,处于至虚,游于无有,不为外物伤身,便可享尽天年,达到养生的目的,其实庄子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以恬淡的心态对待生活。庄子还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6]37}。儒学伦理对此的发挥是:把“真”用在人伦关系上,侍养双亲慈善孝顺,辅佐国君忠贞不贰。《笔记》便是根据发挥过的儒学伦理构建了自己的言说框架。

首先,在建立伦理评判标准时,《笔记》特别欣赏那些发自本人内心深处的美德,态度鲜明地称赞节妇和特别孝顺的各色人鬼狐等,毫不掩饰地表示憎恶那些讲学家、巨公、某公,以至于反对讲学家“责人无已”几乎成为一种旋律,在《笔记》中经久回荡^{[7]251}。其次,在评判别人的作品、生活方式及做派上,作者特别称赞“发乎真情”,反对好虚荣、讲排场。如《姑妄听之一》说到某些人为人处世“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还说“文士争名,死尚未已”^{[7]245}。《庄子》有着浓郁的浪漫精神和非凡超人的想象力,其中也不乏精彩的现实主义作品。《笔记》与《庄子》的现实主义作品相似,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以写实和讽刺为主要表现手法,依据现实生活逻辑和规律,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有意识地对生活进行概括和改造,赋之以典型意义。作品名为“笔记”,其实它的表达策略不仅仅是纪实,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来看,《庄子》贯彻以生命

和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笔记》虽然远不如《庄子》气势宏大,然而却视野宽阔:既记市井琐事,也绘西域风景;既写现实人生,也叙幽冥仙界。作品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在这些描绘中,劝惩意义远比严厉的道德批判抑或失禁的道德放浪深刻得多,同时它也为读者提供新的生活认知,帮助人们舒展精神的触觉。该书已建立起属于作者自己的叙事伦理:不是以固有的道德图景作为小说的价值参照,而是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例如对“清官”、对贞妇的甄别。作为叙述人的作者,“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6]273},试图通达人类精神的大境界,在这一点上他与庄子相似。

纪昀以其特有的叙事伦理,阐述了《笔记》的文化精神。作品确立的主题、叙事目的、叙事意旨、文化立场等叙事伦理质素与其相应的诗学诉求紧密链接。而纪昀的生活积累为作品的文化精神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以启蒙式的叙事姿态亮出道德权威的身份,却又极力声明他是站在平民文化的立场上“在场式”的叙说。就像他一再强调的那样,作品回避了通常志怪小说对曲折情节设置和生动逼真描绘的追求,消解既定模式而竭力显示其雅俗合流的叙事表征。

《笔记》的创作主旨在于“不乖于风教”。的确,全书对于儒学伦理道德的申说在在皆见。这些道理如果以哲学的阐说难免抽象枯燥,而《笔记》的话语方式秉承《庄子》,鲜活而丰富,对文字和文字中的固有意义所做的诠释能够体现绝对权威,但并不以强硬的形式展现。纪昀主张排斥想象与虚构以确保所述内容的真实可信,这与庄子不同;作为仕途畅达的宦官文人,纪昀既无衣食冻饿的忧患,又无仕途困顿的愁怀,这也与庄子不同。但是,《笔记》中漫溢着一种怡然、悠然的气息,作者在动乱的社会中把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比较透彻,并进行冷静淡定地叙说,这一点则类似《庄子》。

庄子主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6]169},认为自然无为即可称美于天下,人应该保留其本性,而本性就是顺其自然。《笔记》则贯彻了纪昀“尚质黜华”的主张,“选择了刻意模仿魏晋笔记小说清淡而又‘言约旨远’的特点,以速写手法描绘人物,叙述故事的道路”,语言本身干净流畅,

“记言叙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不加雕饰,却能于语句平淡中暗藏机锋,饱贮情致,使《笔记》中许多篇章妙趣天成、引人入胜”^[8]。

对于《庄子》所谓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6][24]}的理解,《笔记》直接体现在《槐西杂志一》中的“唐打猎”上,而且该故事后还列举了“均习而已矣,非别有谬巧也”的其他两例,都说明“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的道理。与《庄子》一致的是,纪昀也认为通过合乎规律的技艺活动可以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主张“子弟读书之余,亦当使其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滦阳续录三》)。

从《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主张随遇而安、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对待生死荣辱,他也有庄子的恬然平静。《滦阳续录五》叙述诸种鬼的情状之后道:“胶胶扰扰,地下尚无了期,释氏讲忏悔解脱,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庄周曰:嗟来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直接秉承庄子气度的,还有《如是我闻一》中纪昀与董曲江对“我”身后事物的议论。

二、效法“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纪昀恪守文化传统,注重现实秩序而蔑视虚构和想象,当然不会主动容纳神话,《笔记》的“寓言式”结构^[9]也是不自觉行为。寓言,是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寄托于他人的故事与言论之中,纪昀认为“庄周寓言,借以抒意”(《滦阳续录四》)。出于“实证”和考据的习惯与追求,又由于《笔记》的创作初衷,纪昀从未公开承认自己运用过寓言这种话语形式,作品中还常有其调侃为他提供故事的人“寓言也”。尽管纪昀言之凿凿,每一个故事都有可考之处,然而事实上这些故事已经有了许多想象的成分。纪昀在谈及传说真伪时曾颇有感慨,在《滦阳续录六》中他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由此可见他对“寓言”的态度。

《笔记》像《庄子》那样,广博的思想内涵通过鲜活生动、具有强烈感性生命精神的寓言加以体现。作品中的许多故事都是虚构,就是事实上的寓言。作者并不是在描述现实世界,而是创造了

另一个意义世界。故事所指称的对象实际上无从考证,无法实指。借用这种表述方式,作者尽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充分展示一种创造的自由。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对粗陈梗概、依实照录、教化劝惩的稗官小说网开一面,将杂录、异闻、琐语收入小说一类,而他自己的《笔记》的文体特色亦为异闻杂录。他为了编纂《四库全书》而“进退百家、钩深摘隐”^[10]的学识积累,也为其从容驾驭文势提供了可能性。

《庄子》出于对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的愤激和不满,又鉴于“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6][24]},于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悛”,借故事说道理。与此相类似,《笔记》中以鬼狐精怪为主角的篇目颇多,在这些故事中,它们与人类一起起居交往,像人类一样举止行作,指点或抨击着人类的各种言行,有的一如常人,有的则变幻多端。如《滦阳续录六》“田白岩言”描述匿形的狐友应声幻形,分别现形为老人、道士、仙官、婴儿、美人等,且其所言富于哲理。有的鬼狐与官员一起饮酒纵论,颇为精辟;有的鬼狐与人共居,指点主人为人处世之论颇为圆通。故事的主角如果是人,他们活动的空间也并不受约束,可以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漂移、飞腾、黜落,来往于异地和现居住地、阳间和阴间、鬼域与仙界,甚至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亦可以兼杂,既为生人,又为冥官(或冥吏冥役)。作者不是局限于世间俗事,而是常常从家长里短的琐屑小事延伸到整个人世社会乃至冥间,这样既拓展了叙事空间,也扩大了读者的视野。

《笔记》创作的目的是阐述正统儒家伦理,建立理想的伦理秩序,通过言说明辨是非,澄清人们的视听,这与庄子的寓言试图超越语言宣讲说教功能的“体道”相接近,表现为纵横捭阖,恣肆汪洋。虽然纪昀的言说不可能放任不拘、不着边际,但在固定框架里,《笔记》还是显示出打破常规的努力,表现出作者行云流水、变动不居的思维方式。作品文意勾连,呈汪洋之势,议论纵横摇曳,描摹神情毕肖,状物仪态万方,语言诙谐风趣,如同庄子寓言那样重内容、轻形式,绝不刻意追求谋篇布局、锤炼字句。

《笔记》载体风格上与《庄子》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以神秘文化为表象,以理性精神和追求自由人生为内核,比如它们都喜欢用奇诡之语来进

行阐述。这是理性文化对神秘文化的吸收和利用。《笔记》中也曾写到人枕着骷髅并与之对话的经历,但并没有借用《庄子》的故事框架,倒是有一组“耽鬼趣”的故事,与《至乐》中庄子与骷髅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乐》用极端化手法传达了庄子对人生痛苦的心理感受和乐死恶生的生死观,而《笔记》用“耽鬼趣”不愿转生来表现对鬼魅世界自由和清净的赞赏。那些神奇变幻、缥缈如烟的形象,来无影去无踪的呈现方式,构建了作品诡谲怪异的风格。

三、隐喻与诗性语言

所谓诗性语言,是指原始语言具有丰富的感性内涵,因为正是诗歌保存了原始语言中的感性特质并力图返回到原初命名时的语言状态。纪昀曾说过自己“能诗而不能书”(《滦阳消夏录四》),这种自诩的“能诗”除了文体形式之外,还反映在《笔记》里以庄子“卮言”式的诗意与哲思消解了艺术思维与抽象说理之间的隔膜,通过特殊的、间接的语言形式表现了作者的哲学智慧,而将凝聚着独特思想的语言深层结构通过似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表达出来,体现了作者的诗性智慧。

在《笔记》中,“狐”的隐喻意义不能忽略。作品中涉及“狐”形象的作品达一百三十余篇,而且纪氏“狐”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有意识地颠覆了古代有关的传说包含的“祥瑞”、“仁德”等文化意蕴,“婚姻”、“蛊惑”的意蕴也只是保留了形式的框架,“狐”作为载体,寄寓作者对清代文人命运的感慨,表达呼唤传统道德与人文精神回归的理想渴望以及对于整饬现有秩序的道德期待。在这方面,作品体现了人类的隐喻式思维,“狐”简直是聪慧多智的化身。遗憾的是纪昀笔下的“狐”虽然形状可以千变万化、随心所幻,但其聪明智慧均为传播正统道德理念所用。

对于儒学道德伦理的阐述,《笔记》的常用模式并非纪昀独创,因袭模仿前人、顺从于常人的痕迹显而易见,令人称罕的是他禅宗式的议论。

《笔记》中的有些篇章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论述事件和问题时,常常离开具体事物的推理,以层进式的论说进入纯思辨的领域。作品的议论分两类:一类体现了作者经验论的方法论。借助于事实的推理,层进式思辨终止于“有”,如《滦阳续录六》中议论“铁中之虫”、“冰蚕”、“火鼠”这些

奇闻异事时,用了归纳推理的论证方法。作为经验论者,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强调归纳法是合情的或然推理,其结论不一定为真,必须补加证明或反驳。结论的似真性是归纳推理的主要特征,因此把归纳推理叫做似真推理,也称数学猜想。纪昀这一段议论的实际情况正好符合这种说法。另一类则类似《庄子》内篇七篇和外篇《秋水》的一些段落,不同的是《庄子》议论的框架是虚拟的人物和故事,《笔记》议论的是实在的故事,而预设了作者既定的议论前提实质上却是思辨哲学,一个肯定或否定之后又是一个肯定或否定,最后终止于“无”。如《滦阳续录六》中翰林偶遇虬仙问宦途一则,先叙虬仙判诗,众人不解,不久判诗部分应验,其他的诗句仍然不明就里;又过数日判诗全部应验,但结论却是“此虬可谓灵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事?终无理可推也”。

以论证手法来分析《笔记》显然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无论如何,该书并非论说文体。但事实上《笔记》在许多地方与《庄子》相似:《庄子》将睿智的思辨与丰富的形象奇异结合,摆脱了生活逻辑的限制,思辨的层次递进跨越巨大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笔记》为我们展示了论证多元的格局,作者灵活运用比喻论证、正反论证、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和举例论证等,给人以启迪,使作品充分展现思辨的魅力。《滦阳续录五》中“以气节严正自任”的某公,初以小婢配小奴,却处处以律以礼苛责,竟使之郁悒成疾“先后死”,作者在议论时一转再转,层层转折、步步蓄势,语意不断转折,议论不断深化。凡当类似情景,作者往往都采用大致相同的句式从正面肯定、反面揭露,旗帜鲜明,大气酣畅。

作为中国哲学的原典著作,《庄子》不是晦涩玄妙地说理,而是以琳琅满目的寓言来呈现哲理。“喻而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6]468}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的禅宗相贴近:绝对、无限、超自然,在人类的自性中亲证,主张顿悟,即通过生动的日常感性的故事悟道,从人的灵魂深处去感悟,而不是注视着遥远神秘的不可及和世界冥思,或是从书本经典中寻找。禅宗的本质是从思辨的推理认知回归个体的直觉体验,强调某种神秘力量促成的精神超越,感受超越之后的精神愉悦。《笔记》中闪烁的摒弃自我、消融主体的外壳、回归平定淡远的思想光芒,是纪昀对人

生对社会的哲理感悟。他在《溧阳消夏录一》中评论鬼因贪杯被痛击以至于“澌灭”之事时引述道：“庄子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欤。”“此就是彼，彼就是此”，这是世俗思维逻辑所无法理解的，然而这是哲学运思的崇高境界。庄子哲学思辨的逻辑是融和圆转、无极太极，但庄子并不认同世俗理智，他的思辨逻辑是对俗智、俗巧、俗意、俗念思维积习的超越。纪昀则以儒学道德伦理对此表述不同看法，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地阐释儒学的中庸思想。

庄子从不执著于“是非彼此”之辩，他创造了“不遣是非”的言说方式，虽然他总是旗帜鲜明地确定自己认定的所是所非：似乎总在发问，又决不立即给出确认的答案，而是借助对立的事物来说明自己想申明的道理，以唤起人们的彻悟。这种语言风格在《笔记》也时常显现。如《溧阳续录六》中描述女鬼隔着窗户数落无良南士，每叙一事诘问“尔无良否耶”，一共诘问六次。纪昀的妙处还在于，如此行文之后往往再加追问，顿生波澜。

显而易见，纪昀并不是庄子哲学的忠实继承者，作为一介洪儒，他为维护儒学的本真而创作了《笔记》，阅微知著，站在一定高度，全面、透彻地去看社会、看现实。作者通过《笔记》所寄托的是一种类似于庄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哲学，尽管这只是纪昀的“无心插柳”之举，因为纪昀与庄子一样，善于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哲理。在“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11]的儒家权衡前提下，纪昀的表达策略算不上首创，但令人瞩目的是他的继承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 盛时彦. 阅微草堂笔记序[M] // 纪昀. 纪晓岚文集第二册.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 [3] 克里斯特尔 D.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14.
- [4] 纪昀. 纪晓岚文集第二册[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5] 韩希明.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伦理判断[J]. 兰州大学学报, 2006(1): 84.
- [6] 王世舜. 庄子译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8.
- [7] 韩希明.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对文人的伦理批判[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4): 245-251.
- [8] 牛永惠. 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阅微草堂笔记》艺术谈[J]. 广西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4): 70-71.
- [9] 吴波. 《阅微草堂笔记》“寓言型”特征及叙事模式[J]. 怀化学院学报, 2002(12): 57.
- [10] 赵尔巽, 郭曾炘, 沈曾植,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0771.
- [11] 蒋沛昌. 论语今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76.

(责任编辑: 黄燕 许成安)

On the Influence of *Zhuangzi* on the Discourse Pattern of the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HAN Xi-ming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spirit and style between the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and *Zhuangzi*. Besides many direct citations, the discourse pattern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Zhuangzi*,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narration is natural; the narrative ethics is unique; the style is casual; the deep structure is expressed by the fluency of words. All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 author's poetic wisdom.

Key words: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Zhuangzi*; discourse pattern; Ji Yun; Confucianism; metaphor